

一面小白旗的風波

吉學霽著





...

...

一面小白旗的風波

吉學霽著

尹國良
左春 插圖

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

內 容 簡 介

這本小說集反映的是當前農業生產合作運動中的生活實際。『此路不通』描寫高玉年在資本主義影響下，想攔開社裏活去作生意，結果事實教育了他這條路是走不通的。『玉米事件』表現在推廣密植豐產玉米的先進經驗中先進思想與保守思想的鬥爭。『一面小白旗的風波』刻劃了一個不遷就丈夫的落後面而又非常體貼和關心丈夫進步的新型婦女。『兩姊妹』和『壟道的故事』兩篇，也都描寫了農民新的思想面貌。

總 292 中 60 32 開 68 頁 73,000 字

一面小白旗的風波

吉 學 霈 著

尹國良、左 春插圖

一九五四年六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出版

漢口蘆溝橋路四興里

新華書店中南總分店發行

武漢市國營武漢印刷廠印刷

1—10,100

定價四千元

目 錄

一面小白旗的風波·····	一
玉米事件·····	二四
『壟道』的故事·····	七三
此路不通·····	八七
兩姊妹·····	一二三
後記·····	一三〇

一面小白旗的風波

一

伏牛山裏的人都說：今年春天來的格外早。

可不是嘛，剛剛交進二月，伏牛山上的積雪就化了。白啦啦的雪水，漂着陳柴爛草、栗殼、黑樹葉子，嘩啦啦從山谷裏流下來，在小石河裏蹦跳着，濺着浪花，像箭一樣向大汝河流去。

大汝河兩岸的雪早已化完了。黑油油的土地，被雪粉得酥鬆鬆的。麥苗開始『炸壟』了，綠葱葱的，甩着寬寬的葉子從地上掙起來，輕輕的在風裏抖着。

護河堤上那兩行老柳樹也開始泛綠了。嫩黃嫩黃的柳芽，飽騰騰的剛鑽出頭來。一陣暖柔的春風吹來，軟綿綿的柳條輕飄的在河面上劃來劃去。

太陽暖洋洋的照着。小麻雀歡鬧的在樹枝上叫着。莊稼人開始春耕了。

一個天氣晴朗的下午，金閃閃的晚陽，雖不頂山只一桿高了。涼颼颼的西北風捲得天空一片瓦藍色。大汝河像一條俏俏的銀龍一樣，在金黃色的陽光照耀下，明閃閃的穿過葱綠的田野，村庄，彎彎曲曲向東流去。……

河南岸，不時傳來一陣銀鈴似的歡笑聲。是誰在那邊唱起『豫西梆子』來了，嗓子是那樣清脆而且響亮；是誰又在這邊故意捏着腔哼起了『南陽大調』，聲音是這樣柔軟而又纏綿。看吧！盡是那些正在地裏鋤麥的年輕小伙子 and 姑娘們，東一羣，西一羣；南一片，北一片，黑鴉鴉的，看有多少人啊！

南邊，在臨河灘那條東西直通的大路上，葉俊英和正德老漢一路說着笑着向西邊走去。葉俊英看來也不過二十掛零，熬黑色的瓜子形臉上，長一對忽靈靈的大眼。一說話，她那雙明閃閃的眼珠子，咕碌碌在人臉上直轉。她腋下夾着一捆紅白雜亂的小紙旗跟在正德老漢後邊，正德老漢小聲說着什麼。

葉俊英笑着緊跟一步問：『正德伯，依你看咱社自從實行「插小旗」的辦法以後，社員們的勞動態度比以前咋樣？』

『噓，噓，噓！』正德老漢高興的擰着鬍子笑了，嘔着嘴說：『依我看，噓，噓……比以前是強多了。要說嘛，咱們的社員可都不差乎，只是，噓，噓……過着集

體生活嘛，還是有個制度好些。你說哩？」說罷，扭回頭得意的看看她。

葉俊英笑了笑，心裏想：『你這個老頭呀，各方面都好，就是碰住事怯紅怕黑。』隨即笑着問：『你看第三組近來做的活够標準嗎？』

『良玉那一組？』正德老漢心裏一驚。

『是呀！』

『嗯，嗯！』他點了兩下頭心裏暗暗捉摸：『這媳婦可真有「眼力」呀……可是叫我咋說好呢？那是她男人領導的組呀……這，這……』正德老漢在心裏磨轉了半天，才支支吾吾的說：『要說嘛，嗯，嗯……良玉那一組這兩天鋤的地可就有些粗糙。只是……』

『我不同意你那說法！』葉俊英笑着頂他。『年輕人正學活原來不錯。可是有些活並不是咋難做呀！就比方鋤麥吧，這是粗活，只要不是毛手毛脚的只圖快，那咋會鋤不好呢？可是你留意啦沒有？良玉那一組這兩天鋤的麥有多毛糙，壓的壓，蓋的蓋，跟「貓蓋屎」一樣。麥壟裏的草沒鋤淨，還撇下好多「格子」。』她心裏疼了一下。停了停接着問：『這兩天你沒聽到別的社員們有反映嗎？』

其實，這個問題正德老漢是老早就看出來了。別的社員也的確給他反映過。可是他呢，是一個面善嘴軟人，明知道第三組鋤的麥不好，可又怕出面得罪人。因此，這個問題就一直壓到他舌根底下沒敢提出來。這會聽葉俊英突然又問起這回事了，就滿口承認說：『嗯，嗯，人前人後也有個別社員提過。』

『這你就不對了。』葉俊英笑着看看他，緊接着追問：『那你爲啥還把南嶺、東窪第三組鋤的麥地插上紅旗呢？』

他沒想到葉俊英會追問他這回事，心裏一急，嘴裏跟塞着個大蒸饅一樣，哼哼吃吃的說：『嗯，嗯……跟那些年輕人打交道嘛，我考慮還是少打驚爲妙。你知道，他們這會都跟牛犢子一樣，只可以順毛抹。……』接着，他眯巴眯巴眼笑着小聲說：『俊英，伯跟你說句沒大小的話。你跟良玉是兩口子，黑天白地在一塊哩，你就沒有背後跟他提提？』

葉俊英臉忽一下紅了，笑着責怪他：『正德伯，看你說的，依你說，咱大夥定出來的制度就不管用了嗎？』

『嗯，嗯……』正德老漢晃着頭說，『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說，年輕人脾氣躁，弄不好會打擊他們情緒。』

葉俊英禁不住笑了。她知道他是故意跟她轉圈子，就揭開來說：『你呀，一句話戳透，只怕得罪人，是不是？』

正德老漢看看把自己的老底掀了，就笑着認錯：『喏，喏！俊英，你知道俺們這上年歲人就是有這麼個缺點，能將就的就將就過去了。』

可是葉俊英並不放鬆他，緊接着說：『正德伯，不能像這樣呀！你知道，大夥把咱們選出來，就是要咱們給大夥管事哩。可你呢，總怕得罪人，任憑叫社裏受損失自己也不說話，這能對得起大夥嗎？再說，』葉俊英停了停嘆口氣說，『社長去學習眼下又不在家，社裏的千斤担子就靠咱兩個來担的呀，都怕碰着自己那還會行？依我的意見：以後不管輪到誰去檢查活，千萬不能馬虎。要不，咱們大夥定出來的制度還有啥用處？』

正德老漢越聽心裏越慚愧，眈眈眼趕緊點着頭說：『行！行！』可是心裏却暗暗叫苦：『啥事說着容易呀！可是良玉那孩子，誰不知道是個「紅臉漢」，脾氣又倔的要命。』

其實，自從葉俊英聽到社員們中間一些反映以後，隨卽就跑到南嶺，東窪幾塊麥地裏看了一遍。回來後，她就把這個問題給良玉提了出來，而且在言語之間還半開玩

笑的批評了他一頓，交代他以後注意。可是良玉呢，却沒把它當成一回事，只嘻嘻哈哈的吵老婆：『嘿！就您社幹們會挑毛病！』葉俊英對他說：『社員們當中也有意見。』他一聽就氣嘟嘟的說：『算了吧！啥有意見，這明明是看俺做活快了，他們眼紅！』當時，葉俊英就批評了他一火，可是他不服，硬硬着脖子走開了。再加上上半月是正德老漢負責檢查活，馬馬虎虎的把良玉那一組鋤的幾塊麥地也插上紅旗了。這樣一來，他就覺得更有理了。

這半個月，該輪着葉俊英檢查活了。她下定決心要把這股『邪氣』壓下去。

兩人說着走着，不多時就來到了柳樹灘，拐過柳樹灘南邊就是九畝坪。李良玉那一組今後晌就在這裏鋤麥。

二

九畝坪是塊四面臨牆溝的好窪地，青蕩蕩的麥苗已經快撲滿壠了。要按季節算，現在才是麥苗剛『炸壠』的時候，可是因為這地地肥實，土頭壯，再加上去年上的底糞又多，所以今年這地地裏的麥苗就格外發旺。

地西頭，一羣年輕小伙子一字兒排開，吵吵鬧鬧的，像餓虎撲羊一樣，掄着鋤向

西頭猛撲。

『喂，加勁呀！誰鋤到頭誰先歇！』

『冬娃，提精神幹呀，別在後頭當尾巴！』

『盡吹大氣！』王冬娃直起身，腿很酸了一下，鋤板上粘着的濕土，用手背胡亂在臉上抹了一把汗，不服氣的說。『大龍，看着吧，趕不上你把我的「王」字顛倒過來，哼！』說着，一彎腰又呼呼鋤起來。

『啊哈！冬娃賠的妙呀！』天成大張着嘴笑起來，『「王」字再顛倒一千遍還是個「王」字啊！』

『哄』一聲大夥都笑起來。

這時候，葉俊英和正德老漢從東頭悄悄來到地裏了。兩人低着頭一面走，一面在查看着他們鋤過的麥地。葉俊英正走着忽然站住了，小聲喊：『正德伯，你看！』說着彎腰用手扒了扒，幾棵綠葱葱的麥苗從土裏露出來了。她生氣的埋怨：『看，麥苗正在起頭時候呀，敢像這樣壓嗎？』

正德老漢笑了笑，指着前面說：『看！那裏只把子遠只刮破了一層地皮，草還是原樣長着哩。』葉俊英看了一眼，不滿意的皺了皺眉頭。

兩人又巡視了好半天。說實在，麥地可就是鋤的有點不大像話。葉俊英再也忍不住了，諷刺的向西頭喊：『喂！您們沒盤川了嗎，幹嘛那樣失慌？也向後頭看看做的活啥樣！』

小伙子們都停下鋤了。緊接着就爆發出一陣震耳的笑聲。

大龍嘻皮笑臉的在西頭喊叫：『嚟！良玉嫂！就是沒盤川啦呀！趕黑歇老家哩！』

『葉副社長，明天可得表揚俺組呀！』天成拄着鋤把扯着喉嚨喊，『看看俺的工效率吧，一後晌就把這塊地「消滅」完啦！』說罷，脖子一伸張着大嘴哈哈大笑起來。

葉俊英又帶氣又想笑，故意攻擊他們：『好哇，看着吧，一會就表揚您。』

李良玉披着個黑棉襖從地西頭來了。小伙子真是長的膀扎腰圓。他那副黑裏透紅的大臉膛上，還汗浸浸的冒着熱氣。

來到跟前，葉俊英笑嘻嘻的劈頭就問：『良玉，這就是您鋤的地嗎？』

他一聽來勢有些不對，故意瞅瞅地下，滑稽的眯着眼笑着反問：『噢，够不上標準？』

『你看看吧！』葉俊英生氣的看了他一眼，掉過頭來就走；一面走，一面指給他看：『看這，土把麥壓住了。看那，撒那麼長個「格子」，草還照樣長着。噢，看這，只刮破了一層地皮，那棵「刺腳芽」只鋤掉了半拉。』葉俊英走了幾步，又用腳踢踢地下說：『看！有的地方鋤的深，有的地方鋤的淺，坑坑凹凹的……』隨後，她又接二連三的指出了許多毛病。最後，她笑着問：『你說，這够標準嗎？』

李良玉看看正德老漢，臉不由得紅了。他不服氣的強辯：『哼！不能那樣挑剔呀！做莊稼活嘛，一個人一個做法。再說，全組七八個人哩。一把手伸出來五個指頭還不一般齊哩……』

『別胡扯啦！』葉俊英笑着睨他一眼搶着說，『這不够標準。』她又輕輕嘆口氣慎重的說：『再說，你是組長，又是團員，你應該帶頭執行社裏的制度呵！』

李良玉一看要刮他的鬍子，就暴躁的問：『那末依你看哩？』

葉俊英看看他沉靜的說：『給你們插上白旗，你們明天再拾掇一遍。』

『插白旗？』李良玉氣的嘴動了半天，惡聲惡氣的問。

『嗯！』葉俊英眼叮叮看着他，重複着說，『插白旗。』

『好！』李良玉狠狠點下頭，扭轉身氣呼呼的走了。『隨便吧！樂意咋辦就咋

辦。哼！』

正德老漢看着兩口子在爭吵，心裏乾着急，可是不知道說什麼好。這會看良玉氣呼呼的走了，急的手抓着褲子心裏想：『看看！鬧出事來了！』趕忙在後面喊：『良玉，良玉！』可是良玉連頭也沒回。

葉俊英看看他，不滿意的笑着說：『你喊他做啥？』說着順手抽出一桿小白旗，『哧』一下插到地當中了。

三

黃昏。

吃晚飯的時候，李大娘就看出情形有些不對頭了。攔往常，兩口子一進家就喜笑顏開的，親暱的再不用提啦。雖說，有時候也爲了社裏的事拌兩句嘴，可從來也沒有像今晚上這樣嚴重的。

良玉氣呼呼的來啦、走啦，連句話也不說；好像就跟沒有見一家人似的。媳婦呢，究竟是個能幹人，雖然也逗着小苓子說話，可今天總不像往常那樣自然。

媳婦刷了鍋碗，就扯着小苓子回她屋去了。李大娘一個人在院裏坐着想了半天，

想來想去，也想不出個啥究竟來。

李大娘剛回到屋裏不久，小芥子就從外面跑進來，咕嘟着小嘴直嚷：『娘，娘，趕快吧，俺哥跟俺嫂子在屋裏吵架哩。』

李大娘一聽可慌了腳，連忙拉着小芥子就往院裏跑，剛跑出屋門就站住了。李大娘是個細心人，她知道兩口子頂嘴不會因為啥多大的事。根據她自己年輕時候的經驗，也無非是做媳婦的錯說了一句話；再不是，就是做媳婦的哪點『對不起』自己的男人，因此，當男人的才發了脾氣。再說孩子跟媳婦都是年輕人，也說不定是因為屋裏事發生爭吵，當老的也就不好冒然出面調停。因此，她就悄悄立在媳婦的窗子下頭，打算先聽聽再說。只聽見裏面媳婦說：

『你好好想想吧，我究竟爲的啥？還不是爲了工作？』

『哼！說的好聽！』良玉氣呼呼的。『我看你是誠心要我丟臉，叫大家看我的笑話。』

『你咋會這樣想呢？』聽來媳婦像是很抱屈。『咱是兩口子，我跟你有冤？有仇？』

『哼！那不是明擺着的？』良玉更氣了。『正德伯人家是莊稼老行手，人家能看

得過去，可你，却偏偏跟我爲難。」

『正德伯？』媳婦也火了。『他不配當農業股長！怕負責任，怕得罪人。要都跟他一樣那就糟了。』

半天沒聲音。

好久，良玉又補上一句：

『你有本事！哼！』

媳婦輕輕嘆了口氣，勸說着：『你不用跟我發恁大脾氣，問題呢，還在哩，你要是不同意，咱可以在社幹會上研究研究。只是，我勸你以後多給社裏想一想，也多替我想一想。唉！』

李大娘聽了半天，苦聽不出個頭緒來，心裏正在納悶，却影影綽綽聽見屋裏有疊

